

读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新讲》

刘平安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新讲》(2023年4月,九州出版社)突破其早期《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讲法,以作者作品为纲,按照时间顺序,加大了对第三个十年讲述的篇幅,以文学史家独到而犀利的眼光,采用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重新诠释非主流作家的非主要作品,试图以新的姿态寻找被忽略的文学想象与现实。

在钱理群看来,想象是十分重要的。钱理群的讲述,可以引发出一系列的思考,晚清至民国的科幻小说通过异域空间、科学技术等科学想象,投射对国族命运的思考,比较晚清科幻小说与同时期西方科幻中对技术介入的伦理想象基础上,可以厘清其现代性叙事在“西学东渐”与“本土传统”之间呈现的诸种矛盾性与创造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中法两国都出现了类似的文学想象,在对抗抗日战争时期中法左翼文学的跨文化互动与战争叙事比较中,或许才能得以窥见战争叙事中的“国际主义”与“国族意识”的巨大张力。文学的想象,为刚刚冲破封建社会的现代中国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未来道路。

第三个十年的文学主要发生在1937至1949年间,也叫四十年代文学。四十年代文学直接影响了从1949年10月开端的当代文学,其余波长达四十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新创作潮流的朦胧诗派,也是针对四十年代文学遗产的反拨而出现的,可以说,四十年代文学直接、间接影响了长

达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

四十年代文学主潮是现实主义文学,其基调是歌颂与暴露。歌颂正义与信仰,暴露、讽刺黑暗与罪恶。在这样的主潮之外,最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当属异军突起的张爱玲、钱钟书等人。张爱玲在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不被重视,并被冠以专写情爱的通俗小说家之名,直到海外学者夏志清为张爱玲、钱钟书等人正名,这些被忽略的非主流小说家,才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

在主潮之中,现代文学从苏维埃文艺开始的通俗化进程加速,四十年代之前的苏维埃文艺在改造旧戏曲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宣传内容,企图对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进行动员。到了四十年代,赵树理横空出世,创造出属于中国本土且富于时代精神的新小说,超越了当时知识分子小说“不接地”“不通俗”的问题。他在小说中描写新人,对新一代农民的新生活进行新式想象,既展现刚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的局限,又对未来的新生活做了全新的描绘。其文学史地位的奠定正是基于这种新体式与新想象。

中国道路在现代启蒙作家的笔下呈现出多种可能,正是这些大胆想象,为刚刚苏醒的国人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最终在历史的巨大引力之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钱理群对想象的重视颇具启发性,对于个人来说,要大胆想象自己的未来,并小心而不懈地往自己的道路走去,这样才能活出自己精彩而有意义的人生。

品《直心梅骨》 悟玉麟精神

彭祖耀

彭万熙所著的《直心梅骨——彭玉麟文化研究》,是一部深度剖析彭玉麟生平与精神的佳作。

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1816年,他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的书香门第。在这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土地上,彭玉麟接受了最初的清廉爱国启蒙。家道中落后,他毅然投身湘军,在战火中崛起。他创立湘军水师,带领湘军水师历经无数战斗,肃清江海,为维护清朝统治和国家稳定立下赫赫战功。他历任安徽巡抚、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要职,成为中国近代水师的重要奠基人。《直心梅骨——彭玉麟文化研究》一书详细且有条理地展现了彭玉麟的一生,让读者仿佛亲身经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了解这位传奇人物。

书中对彭玉麟精神内核做了充分诠释。彭玉麟的“三不要”精神——“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炽热的爱国情怀以及对故乡的眷恋,是全书着重渲染的精魂。彭万熙巧妙地将彭玉麟文化融入徽州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深入探究文化渊源。彭玉麟虽长期活跃于湖湘等地,但祖籍安徽,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的深厚底蕴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徽州文化中,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深远。彭玉麟在思想传承上,深受朱熹理学的熏陶,以朱熹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准则为主臬。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和道德实践。彭玉麟一生践行清廉之道,坚守本心,如同朱熹所倡导的那般,追求内心的纯净与道德的高尚,不被世俗的欲望所左右,恰如在纷繁尘世中保持高



洁品性的君子。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称,文风昌盛,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彭玉麟对家乡的教育事业极为关注,这与徽州文化中重视教育的传统一脉相承。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捐资兴学,为培养人才贡献力量,这正是对徽州文化中崇文重教精神的传承与践行。

《直心梅骨——彭玉麟文化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在学术研究方面,它为深入探究彭玉麟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史料和深刻的剖析。作者多年的研究和精心撰写,对彭玉麟的生平事迹、精神

品质、文化传承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后续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从文化意义上讲,此书对弘扬彭玉麟精神、传承徽文化、增强徽文化研究、提升文化自信都有着重要作用。彭玉麟的精神如同一座丰碑,激励后人坚守刚正、清廉、爱国的价值观念。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助于凝聚地域文化认同,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彭玉麟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光芒永不熄灭。《直心梅骨——彭玉麟文化研究》则像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带领我们走进彭玉麟的精神世界。

在彭万熙的笔下,彭玉麟的传奇故事焕发出新的光彩。这部著作将激发人们对彭玉麟精神的敬仰和追求,引领更多人在徽文化和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掩卷沉思,彭玉麟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其精神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

刘安祥之散文艺术,若幽林曲径,迂回婉转,别蕴奇韵,笔下世界如诗意画卷,平实含韵。他写田园风光,以细腻笔触勾勒金黄稻田,稻穗低垂,似低语呢喃;茅屋错落,屋顶炊烟袅袅,如梦如幻。读者仿佛置身其间,感田园宁静之美。其文如清风拂湖,轻柔细腻,让读者心间泛起涟漪,于喧嚣尘世得一方心灵净土。

刘安祥的散文语言,如细腻工笔画,用词精巧,句式灵活,独具艺术魅力。

一、动词巧用,用词精准,富有表现力

动词为文字赋予生命。刘安祥善用动词,生动描画事物动态神韵。如写自然景色:“微风轻拂,湖面泛起层层涟漪,那涟漪如灵动之音符,跳跃于波光粼粼之水面。”“拂”“泛起”“跳跃”等动词,恰如其分,展现微风与湖面互动,灵动、鲜活。

二、妙用形容词,使描绘更直观

如写树林:“那片古老之树林,静谧而深邃,斑驳之树影在斑驳之地面上,交织成一幅神秘而幽远之画卷。”“静谧”“深邃”“神秘”“幽远”,渲染树林氛围,令读者如置身诗意树林,感受静谧神秘之美。

三、句式灵活多变,长短句交错

其散文句式多变,长短相间,富有节奏韵律。刘安祥在表深刻思想或细腻情感时,常巧用长句。如:“在这纷繁复杂之世界,我们常在喧嚣中迷失自我,在忙碌中忘却内心之宁静。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聆听大自然之声,感受生命之律动,便会发现,那些被我们遗忘之美好,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以层层递进,描绘内心宁静,令读者感同身受。刘安祥描生动场景或表强烈情感时,善用短句。如:“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风,轻轻地吹着。树叶沙沙作响。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摹雨中宁静画面,使读者感自然清新美好。

四、修辞巧妙,富有文采

刘安祥善用修辞手法,添丰富文采与感染力,使作品魅力倍增。

刘安祥常以比喻表时间等抽象。如:“时间就像一把无情之刻刀,在我们的脸上刻下岁月之痕迹,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深深之印记。”以刻刀喻时间,使时间之影响更为形象,引发读者深思。他还常以拟人写自然万物。如:“春天来了,花朵们争奇斗艳,仿佛在举行一场盛大之选美比赛;小草们从地下探出脑袋,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花朵小草人格化,使春景生机勃勃,画卷栩栩如生。

五、富有哲理,引发思考

刘安祥的书写对象也有日常生活琐事,但他能巧喻明道,揭示生活真谛。如:“生活就像一杯茶,有苦涩,也有甘甜。只有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到其中之韵味。”以茶喻生活,教读者用心体会,悟真谛。

其散文亦常启迪人生智慧。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只在乎沿途之风景。我们要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美好,珍惜每一个瞬间。”提醒读者关注生活,莫因追名逐利失生活之美。

刘安祥散文的语言特色

苍山牧云

